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雍

虞

集

伯

年

五

在朝藁二十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以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馳還于京師者玄術也玄術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余見其蹙然而瘖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於余者為之請曰玄術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絲衣氏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以老康叔在宋末嘗一起家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以居學者賓客之襍滿戶外酒食之饌不以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以儒術出其家二孫矣教其女以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玄術



爲道士遠遊者毋志也毋卒以正月玄術聞訃以六月將葬以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以歸者兄命也墓在崇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䟽而善地今故遷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玄術之求者其母之志之銘也虞某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以慰其瘞也銘曰

玄雲滄兮將兩鶴利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芴兮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以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河兮有道逝勿毀兮永久

潁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蕤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

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
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
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
仕郎舉孫次曰懋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宋
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
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
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
以足官逋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疏闊
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
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旣老益以勤
儉自勵撥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以節推遺命爲將
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弟第藹如也蓋
夫人昔聞訓于家庭舊矣其族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泚溪

宗人甚衆至尚書公貴顯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
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來就夫人以居我冠裳衣動止嚴正
口不道非法之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敘略無爭
報之意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以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以大元至元庚辰之冬
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
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謀等葬諸長安鄉四都貴蠶耐葬德敬
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
宗謀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
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父尚書雍侯旣出蜀以宜人之
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焉至於今五世矣是以宗謀等求銘
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與其興降升夫人世家人門寔稱寧魄于
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
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
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
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依鄰人家翁走東南
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
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媪
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異不死夫人曰金亡斃不死耳
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媪歸
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
媪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媪求得之

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
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負之而
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秦
定四年三月 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
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
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
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父日就湮沒從事
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
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太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
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
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
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其感其言爲叙其次而著
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

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各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脩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爇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夢或告已曰感爾孝心予二齒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介後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以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郊山三世矣而

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邾山之原隱何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傳彌
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
有躬體則禫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
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鄆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伯以
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某叙其家卅年月以銘其墓文成故
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及刻石而晉伯
之子公黥公默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親之體魄弗寧則後
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
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氏壻來宰鄆婉伯從其夫以來
見晉伯之以是爲憂也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

用吾情乎晉伯涕泣不忍言媵伯曰此吾妻也吾聞高祖齊國公與高祖妣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兆以從塋於元祖札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孤之志也媵伯請於其夫出財以相其凡役伐石築亭購旁近山林以附益之遂以天曆己巳十二月庚寅改葬其歿既竣事乃以書達京師命其書改葬之故且曰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以變而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時求子一言以識先親之終始以表吾妹之所以相晉伯之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某聞其言而悲之故歷叙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惇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順二年七月朔具官虞某記

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
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皆出錢合
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
五日始克歛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
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
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日葬
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又謂某爲文表其墓今後人知爲吾
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
能習盡羣兒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真坐側羣兒
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
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章卜忒木翰林承旨

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任一見伯益皆曰奇材也不
敢以進用常秩晚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
不得如二公志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四品官即以伯
益爲符寶典書二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
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取貴近
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客留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
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
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
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異一得遇待爲幸闕承
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
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
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

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貲
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
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間而
曾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
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竒絕者當委身
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
昂李太白未知如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
深穩合古作故識者以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
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
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徹豈不偉歎
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
椽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却
卧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而復暝嗚呼若

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群者耶方伯益在歛其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允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乎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橐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橐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

謁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

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公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

老於四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

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

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當

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科甲

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出朔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爲僞公辭曰新制諸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清郎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爲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

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
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
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
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
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
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
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
意叵測公曰我 天子命吏請得與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營事 莊聖太后來詰
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
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
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